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十六

南菁書院

禮記偶箋二

四明萬斯大充宗著

王制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

卷衮通衮以龍得名天子冕服十二章自日月星辰以下而名曰卷者衣有龍章龍形衮然尤昭著也上公王者之後得用天子禮樂故亦服衮冕然自龍而下無日月星辰蓋與天子同衮之名而不同其實天子之三公加一命得與上公同然此異賜非常法也鄭康成據左傳三辰旂旗之言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旂而天子冕服止於九章考郊特牲云郊之日王建旂龍章而設日月明堂位亦云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是旂未常有星

辰也左傳言三辰約畧之詞耳且龍亦畫於旂如鄭言亦當不列於衣矣何以獨名衮乎愚於周官司服詳辨之矣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周制天子七廟加文武二世室爲九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父子異昭穆故異廟兄弟同昭穆故同廟異室如此則無論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皆定以三昭三穆而無多少不齊對偶偏枯之慮諸侯五廟者亦然大夫三廟者其一昭一穆高與祖同一廟曾與禰同一廟皆異室以爲常適士二廟者亦然官師一廟者則高曾祖禰異室祀之庶人於寢亦祭高曾祖禰太祖始祖也

其廟百世不遷大夫有大祖故其子孫適長世世爲大宗士無
大祖親盡卽遷故其子孫適長亦祇爲小宗諸侯別子及異姓
臣皆然詳見質疑 注疏載天子廟制王鄭不同余從王說蓋
七廟者天子之常數三代所同也世室之有無多寡不可定此
非常數也三代所異也據祭法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則七廟
之外更有馮廟又絳列於郊亦當有廟是夏有九廟也殷人祖
契而宗湯則七廟之外更有湯廟又冥列於郊與書稱大戊爲
中宗武丁爲高宗皆當有廟是殷有十一廟也周則初以后稷
爲始祖合文武世室而爲九東遷之後祖文王合武世室而爲
八說詳
質疑要之宗無定數而七廟之有常者三代曷有變哉或疑
殷之三宗并數祖甲而茲獨不及何也曰書於祖甲不稱宗也

不稱宗何以言殷有三宗曰并湯而數之也史記於太甲不稱太宗乎曰不見於經吾未敢信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日禘秋曰嘗冬曰烝

按祭統亦云天子四時之祭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與此文同蓋三代通禮也行於子午卯酉月鄭康成謂爲夏殷之祭周則春日祠夏日禘以禘爲殷祭蓋泥於天保詩禘祠烝嘗一語不知此詩作於武王時而禘祠烝嘗是諸侯之祭武王未受命未遑制作尙以侯禮祀先故禘祀烝嘗遂見於詩迨周公相成王始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定爲春禘夏禘秋嘗冬烝而禘祠烝嘗爲諸侯之制也時祭中夏禘最大每歲舉行先儒信緯書或謂三年或謂五年者皆不可信禮不王不禘此

連諸侯並言者蓋春秋時若魯若晉俱僭行禘記者從僭後爲文誤信以爲固然遂與天子連言之耳詳見質疑

天子禘祫祫嘗祫烝

凡合祭曰祫禘嘗烝皆合祭故皆言祫據此則知天子別無祫祭凡諸經傳所言祫皆指禘嘗烝之祭也但烝嘗二祭止大祖及羣廟而禘則上追大祖之所自出下及於毀廟之主其祫較烝嘗爲大凡祭皆曰有事而禘之事較凡祭爲大故春秋于文二年八月之禘書爲大事而公羊釋之曰大祫也詳見質疑

諸侯祫禘禘一禘一祫

諸侯固不得行禘卽就僭禘者言亦無禘祭之禮蓋禘必於大廟必合羣祖此言一禘一祫者記者見閔二年春秋書禘於莊

公遂以爲牲祭而云然也當時魯禘周公以魯公而下諸祖配祭至閔公時遂用禘禮祀莊公莊公分卑周公至隱桓諸祖無下就莊公之理必是牲祭故記者誤指爲禮也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

按考工記玉人職云土圭尺有五寸以土地土地者度地也此司空執度當準土圭以爲廣狹然不必拘拘一圭爲一度也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此篇後章云五十不從力政則此使民自不及老者任事食食俱就壯者言任老之事寬其力也食壯之食厚其養也大戴干乘篇云太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與此同舊說非

赦從重

此所謂赦卽下文眾疑赦之者也書云罪疑唯輕則所謂赦者
特赦其重罪減從輕罪非竟赦而不問也從重者減二等若三
等也罪減從輕而曰從重者減等之罪則輕而赦之之意則重
也

凡制五刑必卽天論郵罰麗於事

郵傳行書不留滯論罪者事至卽決如郵之行書不使留獄故
曰論郵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注云道中三塗是已然必左右皆一定往來悉由之男女方不
雜竊意塗之從者以西爲右以東爲左塗之橫者以南爲右以
北爲左如舊說則往之男與來之婦遇來之男與往之婦遇不

周禮注疏
卷之四
甸雜乎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非授田實有多寡由尺步有廣狹也觀此文可見古者指殷時今指周時殷周之步皆六尺四寸但殷尺大於周尺五之一故殷之一步以周尺計之則爲八尺殷之百畝以周步計之爲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然則殷之七十畝周之百畝有奇矣殷周如此夏從可知按鄭注所算田畝數與經文不同經文有誤鄭注爲是注又曰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戰國時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是鄭亦不定周尺爲八寸也孔疏乃更以八寸

尺爲數是確信周尺爲八寸矣按說文釋咫字云八寸爲咫周尺也許君之意謂古以八寸爲咫周尺短于古尺五之一古八寸之咫已爲周十寸之尺故云爾也其釋尺字云十寸爲尺尺旣爲十寸則知周尺雖卽古之咫然亦自分爲十寸故謂周尺止于古之八寸則可謂周尺止分八寸則不可且尺之長短虞夏以前則生於律故書云同律度量衡殷周有天下其立權度量與改正朔諸事皆與民變革

見大傳

故其時律尺自爲律尺僅

守於樂官而民用之尺則因璧以爲之準考工記玉人職云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是也就觀玉人所制桓圭琬琰璧琮大璋中瑱皆九寸其于瑑圭璋琮琬則直言八寸使周尺止分八寸則凡八寸者何以不言尺九寸者何以不言尺有一寸乎范

景仁不明尺皆十寸而曰王制古步八尺八寸之尺也今步六尺四寸十寸之尺也然則古步今步同矣何以古者百畝爲今之百五十六畝有奇乎陳用之據玉人典瑞鄭注謂周時八寸十寸皆爲尺而以此文六尺四寸爲八尺取爲八寸尺之證此與范景仁之失同皆泥于舊聞而不考之經傳者也愚有辨尺度書二首詳言之附載周官辨非後

月令一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仲春之月日在奎季春之月日在胃
孟夏之月日在畢仲夏之月日在東井季夏之月日在柳
孟秋之月日在翼仲秋之月日在角季秋之月日在房孟
冬之月日在尾仲冬之月日在斗季冬之月日在婺女

按月令每月首言日在此指日躔言俗所謂過宮也鄭注以日

月會言之誤矣夫日月之會必在朔日而日躔必隨中氣故日

月之會多在前宮

如孟春以娵訾爲本宮而日躔未至十月之會尚在玄枵餘月類推

至日躔本

宮月與日相去有遠至數宮者

一晝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宮凡三十度

有奇約二日有奇而月過一宮

唯閏月後月之朔日月之行同宮然其相會之

時刻亦未必與日躔之時刻脗合有先一二時或三四時者夫

月之行速一日差日十二度有奇唯會在躔後則在本宮若會

先一時則至躔時已約差一度先二時或三四時已差二度若

三四度是則日躔在朔雖行同宮而其會尙非本宮況日躔之

去朔遠者哉且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爲十二宮

日躔一月一宮有閏月之歲日月多一會而躔次止十二宮也

如以日月會言日在何以處閏月之一會乎又況記文止言日原不必牽月爲言也

春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祀戶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祀竈中央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祀中霤秋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祀門冬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祀行

按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此五人帝配五行者也五時迎氣祭五行而人帝配焉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則五行之官是爲五正從祀於五人帝左傳家語謂之五祀者也此唯天子得祀之至戶竈中霤門行之五祀則上自天子下至大夫士皆得行之祭法天子七祀

云

云

皆不可信說者謂夏祀竈冬當祀井

月令冬祀行是記之誤白虎通云月令其祀井夫井水日用厥

資不輕于竈行非水類何獨祀於冬其理頗長故後世多因之

鴻雁來

呂氏春秋作候雁北當從之蓋仲秋之鴻雁來季秋之鴻雁來
賓自北而來南也孟春則自南而北矣月令一篇原從呂氏春
秋簡出凡篇中字句不同者皆當閱原本求解爲是特爲拈出
迎春於東郊還反原本反作乃屬下句讀 宿離不貸原本

作不忒 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原本參在于上 仲春命樂

正習舞釋菜原本作入舞舍采 季春命國讎原本作國人讎

孟夏迎夏於南郊還反原本作乃與孟春同 仲夏毋燒灰

原本作毋燒炭 季夏無或差貸原本貸作忒 以搖養氣作

搖蕩于氣毋發令而待作發令而干時神農將持功句首有命

字 可以美土疆原本美作化 孟秋迎秋還反亦作乃 季
秋師興不居原本作師旅必興 仲冬飭死事原本無此句
季冬雉雊雞乳原本作乳雉雊

春居青陽夏居明堂中央居太廟太室秋居總章冬居玄
堂

此等名號唯明堂自古有之其餘不見于他經必呂不韋以意
定之欲施之平一天下之後者也然自古唯天子之始祖廟得
稱太廟今以生人所居于其中堂俱稱太廟此何義乎不韋自
成不韋之書吾還其爲不韋之制而已必欲多爲之說奚爲乎
毋殺孩蟲胎天飛鳥

按魯語澤不伐天韋昭注云草木未成曰天此文已及孩蟲胎

飛鳥下又言毋麝毋卵則恩及飛潛動矣天字從國語解則植
物亦皆得所益見周至上文禁止伐木則成材者也

孟春行夏令行秋令行冬令

按諸家於行令俱云君于孟春行孟夏孟秋孟冬之令仲春行
仲夏仲秋仲冬之令餘倣此又曰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
乘之仲月失令則仲月之氣乘之季月失令則季月之氣乘之
愚謂人君行令或失於怠或失於忘必無擇時而失者也必若
諸解是孟月必擇孟月而失仲季必擇仲季而失矣且孟春行
孟夏孟秋孟冬爲失令將孟春行仲夏仲秋仲冬之令及季夏
季秋季冬之令爲非失乎孟春行孟夏孟秋孟冬之令則感召
咎證如此設人君於孟月有行仲季令者卽無所感召乎記文

言此戒人君行令不容差忒解者當渾融以會其意若過爲分
析反失之矣或曰如此則寅申巳亥子午卯酉辰戌丑未其類
不相應奈何曰咎證之應或以其類人君之行令不能保其孟
月必不行仲季之令仲季必不行孟令也 再按每月之令有
因時而行不可通於他月者有可以常行者有是月不可行卽
他月亦不可行者卽以孟春言之如迎春祈穀耕籍布農諸事
此因時而行不可通於他月者也如布德和令行慶施惠守典
奉法掩骼埋胔諸事此可以常行者卽行之他月必不召災也
至如變天道絕地理亂人紀兵戎從我起諸事此是月不可行
卽他月亦不可行行之不但如記所言咎證之應已也然則所
謂行某令行某令者豈犯其所禁如伐木覆巢諸事乎然此瑣

瑣之事必非天子自行而謂君於某時行某令則答應如此其說終未可通反覆思之蓋天時之失令也其答應則如今之田家占驗也曰若是則人君失令可弗恤乎曰吾非謂人君可以失令也特就所應咎證驗諸所行之令有以知其爲天時之失若夫人君之令已詳於每月從之則得違之則失不旣昭昭哉

仲春命樂正習舞釋菜

呂氏春秋作入舞舍采注云入學宮也舍置也置采帛於先師之前以贄神也按夏小正云二月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之舞也入學也者太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據此相參益知當從呂紀原文

季春薦鮓于寢廟乃爲麥祈實